

好大喜功的曉峯先生

梁 實 秋

常有人背後批評張曉峯（其陶）先生，說他好大喜功。這四個字的批評當然是含有貶意。不知怎樣這個批評傳到了曉峯先生耳中，他不以為忤，有一回他笑著對我說：

「我知道，人家說我好大喜功，可是……」

接着他為自己的作人處世的態度而辯護。以我所知，曉峯先生確是好大喜功，不過我不認為這是他的短處，這正是他的長處。

無論是在治學或治事方面，一個人若是遠遠大的抱負，而且勤奮不懈，不避險阻，努力以赴，如果這就是好大喜功，我想當世這樣的人實在嫌其太少了。積極做事的人即是人才，積極做大事的人即是領導的人才，好大喜功是人才所共有的的一個特點。

曉峯先生是歷史學家，他的「中華五千年史」真是皇皇巨著，現已印行七冊，其體制之宏偉，內容之豐富，論斷之持平，可謂得未曾有。這是他畢生功力之所粹。他的知識之豐富罕有倫比，也許是得力於他的儲存卡片的方法。他有一屋子的卡片，瀏覽所及隨着隨記，久而久之遂成為資料之寶庫，分門別類依次度藏

，需用時則不需翻閱而手到擒來。這項知識的儲蓄不是容易事，需要勤快而有恆，曉峯先生特優為之。今先生以八十高齡奮力著述，這自然是學者的好大喜功的一例。如不好大喜功，誰能一氣呵成偌大的一部書？曉峯先生的文章，有文言的洗鍊，有白話的流利，洋洋洒洒，自成一格，其氣勢之大也是難能可貴的。

曉峯先生在教育部長任內作了不少事。他辦公早到晚退，而且午間就在辦公之處進最簡單之膳食，食後小寐，所以他案無留牘。對外函牘，除正式公文外，概不假手記室，親自毛筆小字，從不用打字機，寸楮小箋無不楚楚有致。其建樹之較著者，我記得一是清華大學之復校。

清華自有基金，自有董事會，其人選中外各半，基金年利為數可觀，曉峯先生認為與其選在美國支配使用，不如在國內徐謀復校收效較宏，幾經研討，終於成功，這是一件非好大喜功的人無法完成的一件大事，其中經過我不知其詳，但頗聞其不易。

第二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是植物園內幾處

建築的興建，如科學館、藝術館，在當時是極有創造性的建設，在長久時期內發揮了相當大的效力。好大喜功的批評之由來，此亦為其成因之一。

第三件事是研究所的成立。曉峯先生最初就商於余，擬在師範大學首先創立國文研究所與英語研究所。我當時不以為然，因條件尚不具備，人才難求，先生毅然曰：「要辦就辦，必俟條件具備，恐一事皆不得辦。」我遂勉強承擔下來。二十年間，各校研究所紛紛設立，順理成章，好像已經沒有人目為好大喜功的一例了。

曉峯先生自教育部卸任以後，與辦文化學院，慘澹經營，規模宏大，其事等於赤手空拳，無中生有。草創之時，外國語文學系主任一職由余承乏，擘畫兩月正式招生開學，余乃如約退出。故深知其創辦時之艱辛。當時一般人士或譏其好大喜功，或吝予一臂之助，如今則學校已基礎漸固蔚為學術教育重要機構之一。植樹植人，華岡創辦人自當有其應得之一番欣喜。謹綴數言，為先生壽。